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WEIXINGXIAOSHUO  
JIAZUOXINSHANG

# 微型小说

第三卷

## 佳作欣赏

□ 胡永其 文春/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WEIXINGXIAOSHUO-71  
JIAZUOXINSHANG

# 微型小说

## 佳作欣赏

第三卷

□ 胡永其 文春 / 主编

I247.8  
H525.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型小说佳作欣赏·第3卷/胡永其等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47-531-7

I. 微… II. 胡…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764 号

书 名: 微型小说佳作欣赏·第3卷

主 编: 胡永其 文 春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4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531-7

---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长发的爱情 .....	陈 毓(1)
锁 .....	刘建超(3)
剪子包袱锤 .....	李永强(5)
青叶流香 .....	滕 刚(6)
痴情香河女 .....	刘仁前(9)
篱笆墙 .....	周仁聪(11)
红绣鞋 .....	王奎山(13)
招聘 .....	曾 平(15)
弃婴 .....	安 谅(17)
父亲 .....	吴建华(19)
破镜 .....	雨 瑞(20)
诱惑 .....	刘国芳(22)
试用 .....	郑洪杰(24)
瘦驴 .....	叶大春(26)
大款的女人 .....	林如求(28)
都市女子 .....	申永霞(30)
美神 .....	刘殿学(32)
外面的世界 .....	谢丙月(34)
红玫瑰 .....	凌鼎年(36)
童话 .....	徐慧芬(38)
橘红色的伞 .....	杜卫东(39)
莜麦秸窝里 .....	曹乃谦(41)
母女理发店的故事 .....	魏金树(43)
那天晚上下大雨 .....	秦德龙(45)
挠背 .....	万 芊(47)





纯洁 .....	史永平(49)
同心锁 .....	牧 毫(50)
妻 .....	茨 园(52)
爱情故事 .....	陈贤文(54)
爱在深秋 .....	碧 水(55)
送你一束红玫瑰 .....	胡永其(57)
失落 .....	林如求(58)
美丽的晚霞 .....	金 光(60)
拍画记 .....	孔繁强(62)
红裙女孩 .....	岳 勇(64)
阴阳面 .....	林荣芝(66)
脚步声 .....	陶继森(68)
没有对手的生活 .....	侯德云(70)
长城砖 .....	蔡贡民(72)
惊吓 .....	牟丕志(74)
工头的梯子 .....	李其祥(76)
赚钱有术 .....	魏金树(78)
梦在身边 .....	青 雪(80)
新主任到来之前 .....	韩 英(82)
崖边对话 .....	曾 平(84)
雨夜 .....	薛建康(86)
倒茶 .....	徐社文(88)
水中望月 .....	秦德龙(90)
高粱秸门帘 .....	叶大春(92)
那长长的青藤梯 .....	冯智英(94)
会议票的主人 .....	程宪涛(95)
金子 .....	马宝山(97)
别情 .....	王奎山(99)
再美丽一次 .....	凌鼎年(101)
金丝鞋垫 .....	万 芊(103)
外婆的小河 .....	谢志强(105)
乌柏 .....	孙方友(107)
宠物 .....	司玉笙(109)



打个报告来 .....	刘 公(111)
桥墩 .....	杨祥生(112)
搬石头的人 .....	侯德云(115)
不同凡响的名片 .....	秦德龙(116)
棋圣 .....	刘 公(118)
汇报 .....	芦芙荭(119)
气候 .....	薛 涛(121)
夕阳的遗憾 .....	沈祖连(123)
“棋王”的荣誉 .....	茨 园(125)
超前 .....	谢志强(127)
啼血红鸟 .....	钱 岩(128)
画友章亦桐 .....	马宝山(131)
蜂匪 .....	万 芊(133)
聆听生命 .....	刘跃清(135)
童神掌 .....	曹德权(137)
永远的门 .....	邵宝健(139)
解释 .....	无 痕(142)
今夜香闺春不锁 .....	刘黎莹(144)
替身 .....	赵文辉(146)
哑子林 .....	赵 冬(148)
神杯 .....	唐训华(149)
拉簧 .....	汤 雄(151)
“敬业” .....	于 宇(153)
私奔 .....	王观涛(155)
伴走 .....	杨祥生(157)
回乡 .....	刘立勤(159)
要求 .....	林荣芝(161)
手枪 .....	严晓歌(163)
妻子当了女秘书 .....	林树荣(165)
梦呓 .....	叶大春(166)
一个电话 .....	吴志强(169)
庄大脚 .....	胡永其(171)
马超求画 .....	夏雪勤(173)



种相片 .....	孙 禾(175)
洗澡 .....	邓石岭(177)
双重背叛 .....	汝荣兴(179)
路 .....	李 波(182)
威胁 .....	刘国芳(183)
上帝的谈话 .....	冯有才(185)
姐妹 .....	徐守禄(187)
黄绍先 .....	贾大山(189)
驼背 .....	杨永明(190)
有关部门 .....	刘殿学(193)
名片 .....	林荣芝(195)
打工的老温 .....	车中州(197)
出书 .....	赵怀普(199)
捡石记 .....	闵凡利(201)
一袋野山榛 .....	顾建新(203)
末班车 .....	叶倾城(205)
面具 .....	姜铁军(207)
领导要到小站来 .....	包作军(209)
头发 .....	许金如(210)
扶贫经历 .....	王奎山(212)
凤凰翅 .....	徐社文(215)
剪彩 .....	司玉笙(216)
联合发文件 .....	闻正刚(218)
松果儿 .....	宋国军(220)
派饭 .....	胡长荣(222)
曝光 .....	金 光(224)
烟味 .....	汝荣兴(226)
正步走 .....	秦德龙(228)
一生只爱你 .....	王 凤(230)
借一斑窥全豹 ——陈启佑《永远的蝴蝶》赏析 .....	曾文渊(231)



# 长发的爱情

陈 毓

一切都可能通往爱情。

比如一个人的头发。

赵大卫爱上妮子，就缘于妮子的一头如瀑长发。用大卫的形容，那是一种比黑暗更黑的黑，黑暗在它面前显得灰暗。黑暗是单色的，而妮子的头发却拥有阳光的七彩，那是要让最美丽的鸟羽都要黯然失色的色彩。

大卫第一眼看见妮子长发飘飘地走进自己视野的时候，就把妮子整个儿想成了一幅画儿。大卫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如何把这幅画儿装进自己的镜框。

大卫没料到那幅画儿竟到了自己眼前。妮子就坐大卫前排，妮子的同桌是位黑黑胖胖、慈眉善目的女生。大卫心中装满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窃喜。

在那幅画儿后面坐了四年之后，大卫还真的把那幅画儿托了，装框。大卫娶了妮子。

结婚时大卫递给妮子一个雪白信笺。妮子打开，就看见了一些干的海棠、丁香花瓣，花瓣间根根青丝，如醉卧花间的小青蛇。妮子一眼看去，就认出是自己的头发。

那是大卫大学四年里完成的又一项学业：收藏妮子拂落在他课桌上的每一根头发。妮子看头发，再看大卫，妮子眼里一片缠绵。大卫说，永远都别剪断自己的头发，妮子。

看过“百年润发”的广告吗？那是他们百做不厌的一种游戏。那本身也是一幅画儿，一幅运动着的油画儿。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妻子的头发都爱到极致的男人没理由不去爱自己的妻子。这种力量足以抵挡一切生活的小冲撞。妮子为此感到幸福，并且满足。但生活的小碰撞还是说来就来了。如同两根质地很好的绳子。编着，编着，就突然打了个结。

大卫想不明白。妮子想不明白。越是想不明白越是想要弄明白。结果





大卫愤怒地将自己摔向沙发。结果妮子愤怒地将自己关进卧室。妮子看见镜中自己黑色的长发如同黑色的火焰，妮子再看自己愤怒的眼睛，如同火焰中的火焰，仿佛为了制止火焰的进一步上涨，妮子用剪刀轻轻碰触了一下，一缕黑色的火焰就悬垂在妮子苍白的手指间。

“美丽的东西都是脆弱的！”妮子想。同时生出一种自虐的心痛。

开始的时候，这种齟齬像夏天的雨，来得快速，去得迅疾，接着是双方争着道歉。是哭，是笑，是笑中的吻……于是他们的亲密又回到了初时的起点上，温度是比开始还要热烈的热烈，是比开始还要甜蜜的甜蜜。大卫说，再不许剪头发喽！妮子说，我只在乎你。大卫无限爱怜地：你多傻啊！彼此眼神里一片潏潏。更大的风雨到来是在他们没有预料的时候，仍是为着他们后来谁也没记住的原因。那情景很像是两只渴望走近而又彼此伤害的刺猬，妮子只能剪自己的头发。妮子最初那点自虐的心痛渐被一种“复仇”的快意所代替。妮子要让大卫心痛。

果然，当她拎着那缕黑发脚步“得”、“得”地走过仰倒在沙发上的大卫身边时，妮子看见一抹红涨出现在大卫脸上。妮子继续前行，把那缕死去的头发从阳台上扬下去，仿佛扔下去的是与他们全然不相干的东西。妮子回过脸来，在大卫的惊愕与愤怒里一脸无奈。大卫在一种无对抗的战争中将拳头砸向自己脑袋，摔门出走。争吵到此划下一个暂时的休止。妮子的眼泪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但那扇被摔上的门注定是要再次打开的。只因为他们彼此相爱。这是惟一的理由。尽管他们对这种分不清谁胜谁负的战斗充满了说不清楚的疲倦。包括这种一手握矛一手持盾，渴望战出一片晴明的样子。妮子的头发现在是短得不能再短。妮子再次晃着个刺猬头冲到大卫跟前时，大卫是比任何一次都重地把门摔上了。摔上的门静止了很久。

门外的人没有进来，门里的人也懒得出去。妮子不得不出门的时候，竟意外地看见了大卫。她想喊他，却怔住了。

妮子看见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走在大卫身边，她那美丽的头发照耀着妮子的眼睛，正是大卫曾形容过的那种，比黑暗还黑，又容纳了阳光的七彩的，连最美的鸟羽都要黯然失色的质地。

那个未喊出口的名字进退两难地停驻在妮子嘴边。

妮子忘了出门的初衷。

**【赏析】** 作者运用的是评述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写微型小说是要承

担一定风险的。但是，陈毓把握得恰到好处。“一个连自己妻子的头发都爱到极致的男人没理由不去爱自己的妻子。”爱屋及乌吧！然而，赵大卫爱妮子一头如瀑布的长发胜于了妻子本身，本来，头发是一个人的一部分，而赵大卫着迷了那头发，一旦妻子自虐（也是报复）剪去长发，便剪去了美，剪去了爱，赵大卫便转入了新的追求，物色拥有类似长发的另一个姑娘。这带有可悲的荒诞，似乎长发成了他爱恋的对象，这是异化了的爱情？作品对女子头发的描写，美得出奇制胜，是一大特色。作品中长发成了爱的象征。

谢志强



## 锁

刘建超

上大<sup>三</sup>时，甲、乙、丙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女孩的名字好听，叫夏冰，夏天的冰，富有诗意充满浪漫和幻想。女孩和她的名字一样漂亮。

甲、乙、丙都有爱女孩的理由。

甲英俊潇洒，歌唱得好，舞跳得好，还是校百米冠军，走到哪都会引来女孩的目光，大家公认甲和女孩是最般配的一对，绝对的“优良品种”。甲有更多的理由与女孩在一起，形影相随。

乙爱女孩爱得结结实实。夏天，女孩午睡，树上的蝉儿想鸣叫吵得人心烦，女孩无意中说了一句，乙就每天中午拿着根长竹杆在树下轰蝉儿，别说夏冰，与夏冰同一宿舍的女生都感动得掉泪珠子。

丙爱女孩爱得无拘无束。从不许诺什么，也从不和女孩定约，相遇一起他就会展示自己的风采。借用女孩的话说，和丙在一起没有一点心理戒备，不会有一点精神负担，让人从心里往外舒坦。

毕业时，四人相聚一起，举杯痛饮。临别，女孩送给甲乙丙每人一把小铜锁，要说的都在锁里了，相约三年后，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要回到这里再相聚。

三年后，四人如约再聚。

甲已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经理，他身边漂亮风姿绰约的妻子就是当年的女孩夏冰。

甲说，我苦思了一年，忽然醒悟，我找到夏冰，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就在你的手中，求你为我打开这把锁。于是，我成功了。只可惜搬了几次家，那把锁也不知道落到哪去了。

丙说：甲犯规了，提前行动，近水楼台。

甲很得意：重要的是把握机会，这几年的商海风浪也使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相遇对每个人都平等，不平等的是谁眼疾手快，谁抓住，谁就会拥有。

甲示威似地搂紧了夏冰的腰。

乙闷头不说话，打开一只精致的小盒子，里边是那把铜锁和一本诗集，诗集的名字就叫《锁》。乙在南方一家报社打工，业余时间便守着这把小锁抒发心中的思念，现在已是全国小有名气的诗人。

乙说：夏冰，夏天睡觉还烦蝉鸣吗？甲为你撵蝉吗？

丙说：夏冰，你比从前胖了些，噢，或者说丰满了些。还记得在学校，听说吃苦瓜能减肥，我每天提前到饭堂排队给你打一份苦瓜，那阵子吃的你脸都绿了。女同学嫉妒得要死，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大苦瓜。

夏冰说，丙，说说你自己吧，你过得怎么样？

丙叹口气，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丙从包里拿出一条项链，递给夏冰，夏冰惊奇地瞪大眼睛，这项链竟是用许许多多的小钥匙串起来的。

丙说，我太高估自己的制作能力了。我想用三年时间自己来制作一把打开这铜锁的钥匙，可我没成功。什么也不说，钥匙代表我的心吧。

夏冰眼里盈满泪水，你们能把两把锁还给我吗？

乙和丙坚定地摇摇头。

乙说，它锁住了我的一段美好记忆，它也成为我创作的能量和灵感。

丙说，它给了我一个追求的过程。我还要继续制作打开它的钥匙。不爱有一千个理由，爱不需要任何理由。甲说，你要好好待夏冰，真有一天我打开了这把锁，我还会来找你。

乙问甲，你除了拥有，还得到了什么？

甲迷惑了，怎么，难道拥有了还不够吗？

夏冰的泪滚落了下来。

**【赏析】** 刘建超索性略掉了人物的姓名，只用甲、乙、丙替代，这



便具有普遍性了。这也是小说陌生化的手法一种。它暗示，别把故事当真。这是篇哲理微型小说。揭示的是人生哲理，承载着哲理的“锁”在小说中也可作为一个角色，它是四人关系的中介体。甲仅仅是拥有，却缺乏拥有的过程和体验，而乙、丙虽然没有拥有夏冰，但在各自的人生道路探索中获得了珍贵的记忆、追求。人生往往是追求的价值高于拥有。因为，在追求过程中，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谢志强



## 剪子包袱锤

李永强

松、柏、竹三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平日里就算是吃个馒头也要掰三瓣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松和柏却闹到相互间不说话的地步。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两人都憋不住了，相约去向竹说个明白，让竹给拿个主意。松说：“竹，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柏却抢到了前头：“竹，我爱上了菊，可是松却要和我抢！”竹听了大吃一惊，因为竹也很喜欢菊，前天刚送给菊一封情书。竹沉默了一阵，对松和柏说：“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对不对？”松和柏齐声道：“那当然！”“而且，我不想瞒你们，我也很喜欢菊。”竹轻轻地、但又很坚定地说。松和柏对视了一眼，又一起看着竹。竹问：“你们谁想退出竞争？”松摇了摇头，柏鼓着眼说：“我不会退出的！”竹说：“我们都不愿退出竞争，但又不想影响我们的友情，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竹又沉默了一会儿，笑道：“我们三人都可以向菊表达感情，最终决定要由菊来作出。不过呢，得有个先后顺序。这样吧，咱们来剪子包袱锤，谁赢了谁先向她求爱！”松和柏都说：“好！”结果柏排在第一，竹排在第二，松排在第三。他们先后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菊表达了爱意。菊兴奋得面如朝霞，但心里却又难以取舍。因为松的憨厚、柏的刚直、竹的沉稳都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何况他们都是自己青梅竹马的朋友。于是她对三个人说：“你们三人都有机会，但我要给你们一个激励。谁先挣到十万元，我就嫁给谁。”三个人听了都很高兴，他们相



互击掌，然后分别南下闯世界去了。第一年回来，三人都挣了万元左右，他们相互间没说什么，就又南下了。第四年回来，三人都挣了七八万元，可他们似乎已经忘了南下的初衷。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松成了房地产商，柏成了令人瞩目的企业家，竹则成为著名律师。他们的个人资产，均达百万元左右。虽然他们三人经常见面，可谁也不曾提到菊。菊在家里等啊，等啊，一头青丝已掺上了白发，眼角的鱼尾纹也显现出来。她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便乘车南下找他们三人。他们开始总是找借口不想见她，可没想到菊的能耐也不小，最后还是想办法把三人揪住，聚在了一起。“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菊气呼呼地问。三个人相对无言。竹说：“这样吧，菊先回避一下，我们商议个方案再叫你。”菊出去后，三个男人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娶菊。竹想了想，道：“咱们还是来剪子包袱锤吧。不过，规则要改一下，谁输了谁得娶她！”

**【赏析】** 这是一篇情趣盎然的言情小说，把儿童熟悉的游戏，却用在爱情上了。爱情游戏中，三人都爱着菊，菊来了个激励，“谁先挣到十万元，我就嫁给谁。”不过，三人在商海的拼搏中忘了这个最初的约定，成了富翁，只得采用儿童游戏，规则相反，谁输了谁娶菊。作者采用前后对照的方式写了这个文学化了的爱情游戏。还得注意三男一女的名字，各用了一种植物，人都物化了。小说的结构形式使我联想到民间故事的叙事方法——重复。重复之中三人的“初衷”异化了。“初衷”为什么会异化，作者不回答，让读者去寻答案，这便是作品的高妙之处。

谢志强

## 青叶流香

滕 刚

1984年5月，张三受一则虚假广告的诱惑来到龙沙镇，打算发一笔横财，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1984年6月，张三第二次来龙沙镇是因为他看中了龙沙镇赵铁匠的女儿铁梅。尽管铁梅一再警告他，你不要跟我结婚，



跟我们龙沙镇的姑娘结婚你会得胃病的。张三觉得铁梅的话是无稽之谈。张三第一次来龙沙镇就知道，龙沙镇男女老少都有胃病。关于龙沙镇人都有胃病在外界有许多传说，但是没有哪种传说能够解释龙沙镇人为什么都有胃病。像很多爱情故事描述的那样，张三被爱情弄昏了头。恋爱不到两个月，张三便和铁梅成了亲，成了龙沙镇的女婿。

张三结婚那天，一个名叫桑林的学者带着一个专家团来到龙沙镇，研究“龙沙人胃病探源”的课题。据说这已经是来自国内的第37个专家团了。张三对这些自称专家、整天研究龙沙水土和饮食结构的人不屑一顾。像所有幸福的新郎一样，张三每天踏着龙沙镇的青石板路优哉游哉。在龙沙镇青石板路两边，是一排排青砖瓦房，每个院子门口都有石狮和台阶，台阶上都放着药罐，药罐里都煮着一种叫做青叶的药，那是从龙沙后山上采来的专治胃病的药，张三非常喜欢这种青叶散发出来的香味。

张三噩梦般的生活是婚后一个月发生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晚风吹拂，青叶流香。张三和妻子在院子里共进晚餐，他们首先谈了有关桑林的话题，谈得很开心。后来就谈到了中秋节，谈到这个传统佳节在男方家还是女方家过的问题。双方争执不下，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句在张三看来确实有些原则性错误但无碍大局的话，他们发生了婚后的第一次口角。口角仅仅进行了一个回合，铁梅把筷子往桌上一扔，就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不说话了，一连三天都不说一句话，让张三急死了。他开始以为她在耍脾气。张三用各种方法逗她说话，张三给她讲笑话，张三骂她蠢猪，张三故意砸坏她最珍爱的小家电，张三说她这样做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张三揍她。张三甚至跪下来求她。张三打自己的耳光。张三倒立，翻跟头。张三哭。铁梅就是不说话。第四天上午张三一觉醒来发现铁梅还不说话，急得要疯，才终于想起恋爱时铁梅对他的警告。他决定去问问邻居们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虽然张三喜欢龙沙镇，喜欢这里的青石板路，喜欢闻这里的青叶香味，但他跟龙沙镇人很少接触，他并不了解龙沙镇人。当他由东到西连走七户人家，发现家家都不说话。他十分恐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问路边一个专门替人看手相的老者。老者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啊？”张三惊讶他的惊讶。老者说：“你不知道龙沙人的习俗啊？你要她开口，你必须陪她不说话，这样她七天就会开口。”张三于是也不说话，第七天早晨铁梅终于开口说话了，张三长出了口气。铁梅说：“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早着呢！”张三惊呆了。这句话半小时后就应验了。铁梅不吃早饭，不吃中饭。铁梅晚上不吃饭时，张三知道要



发生什么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张三从一开始就想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他对铁梅说：“你打我可以，骂我可以，不说话也可以，但不吃饭不行，损害了身体无法挽回的。”铁梅说：“奇怪，我不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当铁梅第二天上午不吃早饭，从柜里取出青叶到门口煮时，张三急得要疯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又由西向东连走七户人家，这些人都在斗争，都不吃饭。张三又去问那位老者。老者说：“你不知道啊？”张三说：“我知道了。”张三绝食了。果然第七天上午铁梅吃饭了。张三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饿的时间太长了，一顿分几顿吃。你一开始少吃点，不要吃坏了胃。”铁梅说：“你说什么东西？你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早着呢！”张三到嘴里的饭没能咽下去。当晚铁梅不睡觉，而是坐在潮湿、阴冷的地上。这是张三万万没有想到的，张三急得哭了。张三夺门出去，由东向西走了七户人家，发现邻居们也都坐在地上。张三急得要疯了。张三找到老者，老者没说话，拿起毛笔，在泛黄的宣纸上写了十个字：“三七二十一，台风自然退。”张三将老者的手迹揣进怀里，回家往地上一坐，开始陪铁梅不睡觉。第七天晚上，铁梅终于睡到了床上。铁梅说她没什么事了，但张三却一夜没睡。这一夜张三胃疼得要命，疼得又呕又吐。铁梅为他按摩胃部，心疼地说：“我是自己惩罚自己，你着什么急呢？我要你不要娶我吧。”第二天上午，张三在龙沙医院被确诊患了萎缩性胃炎，医生给他开了二十一剂青叶，医生说：“这药苦，但很香。”

张三去供销社买了一个药罐。张三拎着药罐路过龙沙大桥时，看见桑林手拿放大镜正在田野里匍匐前进。桑林对站在他旁边的张三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致病病菌。”一股气从张三胃部顶上来，张三长长地噘了口气。

**【赏析】** 小说的任务是提出问题，有时它没有解决问题的任务。此作的问题是：龙沙人为什么都患胃病？这不是一个医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是灵魂意义上的问题。设谜至解谜，是本文情节的流向，小说像一条河流，有流动的方向，流经之处，是读者感受的风景。作者将一个假定的“风俗”（你要她开口，你必须陪她不说话）推向了普遍的荒诞层面。我想到，小说的风俗，不能停留在风俗本身的层面，而是将风俗拎起来，为小说服务。关于怎么处理“风俗”，本文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作家可以“制造”小说的风俗。

谢志强

# 痴情香河女

刘仁前

翠云嫁到香河三四年了，依旧苗苗条条，黄花闺女似的。翠云身架子好，脸盘子也好。脸儿挺粉，眼儿挺乌。唱得一口好戏文，嗓子莺啼般的，脆，甜。惹得文娱宣传队上的小伙夜夜睡不好觉，好似心口上蹲了只小花猫，痒痒的。

村子里办文娱宣传队的，这一带挺多。多半在冬季，雪花白了田野村庄，冬闲了，地里事少。要过年了，村上老老少少该喜喜闹闹，没个文娱哪成！老辈人会说，我们那会子，搭野台子，唱大戏呢！过年看文娱，在乡里有年头了。于是，由村子上挑出个能拉会唱的角色，作队长；再选上十个八个姑娘小伙，作队员。一个文娱宣传队便成了。让那人调理一冬，过了年三十便拉着宣传队走村串巷，四乡八舍地唱。村上给工分自不必说。乡里人难见城里的剧团，正月里唱文娱挺迎人的。到一村，总要丢上几条烟，几包糖，意思意思。看文娱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围了一块空地，多半是土场，边看边嘻笑，样子挺开心。文娱宣传队唱的很是正经，挺跟形势。早先唱——

农业学大寨就是好，  
男女老少斗志高；  
一年普及大寨县，  
誓为革命立功劳。

人口多了，又唱“计划生育就是好，男女老少要记牢”之类……锣鼓家伙一敲，二胡子一拖，小淮调配新词，正经的在戏台上唱，不正经的在姑娘小伙的耳边上唱：

天黑守在妹窗口，





指望半夜把客留；  
想翻院墙又不敢啊，  
可恨你家大黄狗。”

“哥你约妹地里头，  
未曾开口先动手，  
不是为妹不依你，  
可肯跟妹到白头。”

唱得小伙在家中大吵大闹，要退“娃娃亲”的有，唱得姑娘成了妇人的也有。有人说，宣传队上乱得很。说不清。

翠云是宣传队上惟一做了小媳妇的。婆家姓王，小伙多。翠云嫁的是老六，刚过门就与公婆分开过了。平日里，家中除了她，还有一条看门的黄狗，挺凶的，邻居孩子极怕。老六在部队上做事，说是文书，动笔杆子的。挺神。翠云家里对这门亲事很是满意。小伙人品不坏，又有墨水，翠云也没怎么觉着不好。成亲没到一个月，老六便回部队上去了。后来寄过几回信，不长，说是挺忙。隔了一年，翠云想去他那儿一趟，她想要个孩子。这想头，她在信中跟老六说了。老六没有让她去部队上。来了信，不长，说是挺忙，眼下他正关键。后来，翠云便进了文娱宣传队。小伙儿颇以为奇：翠云做了小媳妇还唱文娱，且唱得很是好。后来，有人发觉，调理文娱宣传队的矮小李，常在半夜翻翠云的院墙。不知怎么，再也听不见翠云家黄狗叫了。

翠云的男人终于不忙了，回香河探亲了。说是不再是文书，身边有人动笔杆子了，提成什么指导员了。他本想让翠云开心，几年的辛劳换来的今天！他老六并非是唯唯诺诺的小人，是要出人头地的。咬咬牙，三年挺过来，他想当爸爸了。然而，当他解开翠云内衣时，那高隆的腹部暴露在眼前，极显眼。

事败了，自然会有人调查。那时“军婚”是“高压线”，碰不得。矮小李自然晓得。坐上几年大牢，也在情理之中。翠云腹中的小生命，自然逃不出夭折的命运。自然有人做了几夜思想工作，翠云流了几晚泪，还是做了人流。

其后的日子极平静，两三年光阴逝去，翠云依旧那般苗苗条条的，黄花闺女的模样，身架子好，脸盘子也好。只是不在文娱宣传队上了，再也

